

学术探讨

《伤寒论》“一方二法”理论渊源及指导价值初探

任天一，凌云*

(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苏南京 210023)

[摘要]“一方二法”首见于宋本《伤寒论》174 条方后注,其内涵包括药物组成或基本组方结构相同,但煎剂型、剂量、煎服法及药味加减不同,治疗作用有所差异。从“一方二法”的理论渊源来看,该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可以认为,“一方二法”是仲景辨证论治学术思想的生动诠释。本文就“一方二法”的版本源流、文字训诂进行考据,参考名家注解及理论与实践研究,以期对“一方二法”思想的指导价值进行初步探索,为领悟仲景学术思想,指导临床实践提供参考。

[关键词]一方二法；伤寒论；金匱要略；理论渊源；用药规律

DOI:10.70976/j.1008-0805.SZGYGY-2025-0320

CSTR:32392.14.j.1008-0805.SZGYGY-2025-0320

[中图分类号]R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05(2025)03-0511-05

“一方二法”一词首见于《伤寒论》174 条方后注“此本一方二法,以大便硬,小便自利,去桂也,以大便不硬,小便不利,当加桂”^[1]。条文方后注虽明确提出“一方二法”,但后世对该词的理解和诠释不尽相同。目前,“一方二法”的内涵已被不断的丰富与完善,一方二法思想已然成为研究仲景方药应用规律的重要切入点。基于此,本文对“一方二法”的理论渊源进行考证,并对一方二法思想指导下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深入总结,以期为进一步体悟仲景学术思想,指导临床实践提供参考。

1 “一方二法”理论渊源

1.1 版本源流考据

《伤寒论》成书于东汉末年,自问世起即饱经战乱而散佚于世。较长的时间跨度为现今研究《伤寒论》原文及仲景思想带来了一定难度。所幸千百年间,《伤寒论》传抄较广,注家尤多,形成了诸多版本,为还原该书旧时面目提供了重要参考。为避免因版本不同所致的研究差异,故对该词所在条文的不同版本进行异同比较。

宋本《伤寒论》^[1]为赵开美翻刻并编辑于《仲景全书》的版本,目前已成为学术界公认研究《伤寒论》的善本佳本。宋本《伤寒论》关于“一方二法”的记载见于太阳病 174 条方后注。174 条文载“伤寒八九日,风湿相搏,身体疼烦,不能自转侧,不呕不渴,脉浮虚而涩者,桂枝附子汤主之。若其人大便硬,小便自利者,去桂加白

术汤主之。”“法当加桂四两,此本一方二法,以大便硬,小便自利,去桂也,以大便不硬,小便不利,当加桂。”

《金匱玉函经》^[2]与《伤寒论》同体而别名,同为林亿等校正刊录。校正时作《校正金匱玉函经疏》一文,评价该书为“欲人互相检阅而为表里,以防后世之遗”“取宝而藏之义也”。本文参考底本选自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 年)陈士杰雕刻本。相关条文未出现“一方二法”,文中“若其人大便坚,小便自利,术附子汤主之”,方后注“法当加桂四两,其人大便坚,小便自利,故不加桂也”与宋本相异。同时,《玉函》用方与宋本略有不同,见表 1、表 2。

唐本《伤寒论》^[3]系由孙思邈《千金翼方》收录,本文选用元大德十一年丁未(1307 年)良月梅溪书院刻样本。其中未见“一方二法”一词,条文多与宋本相同,唯“若其人大便坚,小便自利,术附子汤主之”“法当加桂四两,以大便坚,小便自利,故不加桂也”存在差异。

《康平伤寒论》^[4]又名《和气氏古本伤寒论》,系由日本丹波雅忠于康平三年(1060 年)抄录收藏,本文选取自 1974 年叶橘泉复刻大家先生本。目前认为,该版本作为校勘本,许多条文与宋本互异,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4]。康平本未有“一方二法”的相关论述,原文“若其人大便硬,脐下心下硬,小便不利者,去桂加白术汤主之”及方后注“法当加桂四两”可与宋本互参。

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5]是广泛流传的《伤寒

收稿日期:2024-04-24；修訂日期:2024-08-1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1503485);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水平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国中医药人教函[2023]85 号);

江苏省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202210315017Y)

作者简介:任天一(2001-),男(汉族),河南焦作人,南京中医药大学学生。

*通讯作者简介:凌云(1983-),女(汉族),江苏南京人,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副教授,博士学位,主要从事《伤寒论》理法方药研究工作。

论》古本之一,其与通行之宋本相比,无论是内容、编写体例亦或是方药收录均有较大差别。该书内容翔实,似乎解决了历来困扰学术界研究《伤寒论》的诸多疑惑,奉为主皋者众;但对其真实性持怀疑态度,斥其系后世托名伪造者亦众^[6,7]。不可否认的是,无论真伪,桂林古本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因而仍在文中列出进行参考。桂林古本方后注中自“法当加桂四两”起均无记载,文中将去桂加白术汤称为“白术附子汤”,方药用量均与宋本不同,见表 1、表 2。

表 1 不同版本中桂枝附子汤用量差异

版本	桂枝	附子	生姜	甘草	大枣
宋本《伤寒论》	四两	三枚	三两	二两	十二枚
《金匱玉函经》	四两	三枚	三两	二两	十五枚
唐本《伤寒论》	四两	三枚	三两	二两	十二枚
《康平伤寒论》	四两	三枚	三两	二两	十二枚
桂林古本	四两	二枚	三两	二两	十二枚

表 2 不同版本中去桂加白术汤用量差异

版本	白术	附子	生姜	甘草	大枣
宋本《伤寒论》	四两	三枚	三两	二两	十二枚
《金匱玉函经》	四两	三枚	三两	二两	十五枚
唐本《伤寒论》	四两	三枚	三两	二两	十二枚
《康平伤寒论》	四两	三枚	三两	二两	十二枚
桂林古本	一两	一枚	一两半	二两	六枚

从版本学角度考虑,不同版本《伤寒论》关于 174 条的记载有所差异。因避讳原因^[8],宋本将“坚”改作“硬”,即如文中“大便坚”作“大便硬”,故宋本之后几乎不见“坚”字^[6]。《玉函》称去桂加白术汤为术附子汤,两方大枣用量为十五枚;《康平伤寒论》较宋本多“脐下心下硬”,“小便自利”为“小便不利”;桂林古本称去桂加白术汤为白术附子汤,两方用量较宋本差异较大。除此之外,通行版本条文内容及其含义未有较大改变,不必过度解读。然而,在方后注中,唯有宋本有“此本一方二法”之描述,不免令人怀疑此六字是否为后世医家批注之衍文^[9]。宋本自此句之后,尚有“以大便不硬,小便不利,当加桂,附子三枚恐多也,虚弱家及产妇,宜减服之”,无论是文义或是逻辑均较其他版本更为通顺。反观其余各版本,于方后注的记载或多或少存在错漏现象,故“一方二法”一词的版本差异又可考虑为因传抄错漏所致。纵观 174 条不同版本《伤寒论》中涉及“一方二法”的两方用量,不难发现,除桂林古本外,桂枝附子汤与去桂加术汤仅差异在桂枝和白术的使用,这恰恰证实了“一方二法”在文中或为仲景对于该条用药思想的自释。桂林古本用药虽与通行版本不同,但其白术附子汤中去桂加术,附子、生姜、甘草、大枣剂量较前方减半,又印证了“一方二法”之后“附子三枚恐多也,虚弱家及产妇,宜减服之”的描述。因此,本文认为宋本方后注对于“一方二法”的

记载具有一定合理性,值得对其内涵进行深入探讨。

1.2 文字训诂考证

训诂学是一种重要的文字研究方法,其本质是通过文字所在时代语言阐释文本确切含义,以求立足文字本身把握作者原本意图^[10~12]。从训诂学角度考虑,理解“一方二法”的关键在于“方”与“法”两字。结合《伤寒论》原文,“方”字在文中仅为代指药方之义,如桂枝汤方,故在此不再赘述。因此,“法”的含义便成为阐释“一方二法”的重要切入点。

“法”,原作“灋”,《说文解字》言“法(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灋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清·段玉裁注《说文》“刑者,罚罪也。易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引伸为凡模范之称”^[13]。“法”原本同于刑,后引申为规范、模范之称。《尔雅·释诂》载“法,常也”。《释名》曰“法,偏也。偏而使有所限也”。上述文献多成书于仲景同时代,其对“法”的释义多为规范、准则之义,据此可推断《伤寒论》中“法”的涵义或许与其所在时代的本义接近。《康熙字典》记“法”的释义有八,包括规范、制度、礼法、效法等^[14],为理解“一方二法”提供重要参考。结合《伤寒论》正文条文共 398 条,除“一方二法”外,“法”字总计凸现 25 处,依据其不同含义归纳如下,见表 3、表 4。

表 3 《伤寒论》中“法”字条文归纳

“法”含义	条文序号
方法	12,14,15,20,21,22,23,25,31,35,65,131,141,209
规范	30,97,233,244,267
理应	49,50,100,174,196,283

表 4 《伤寒论》中“法”字条文记载

条文序号	原文
12	更服依前法
14,31	余如桂枝法将息及禁忌
15	方用前法
20,21,22	将息如前法
23	将息如上法
25	与桂枝汤如前法
30	按法治之而剧增
35	余如桂枝法讲息
49	法当汗出而愈
50	法当身疼痛
65	作甘澜水法
97,267	以法治之
100	法当腹中急痛
131	禁如药法
141	与芍药三两如上法
174	法当加桂四两
174	此本一方二法
196	法当多汗
209	欲知之法
233	和少许法醋
244	但以法救之
283	法当咽痛

由此观之,从训诂学角度来看,“一方二法”中“法”的含义更接近规范、准则之义,结合《伤寒论》原文中“法”的使用,在相同语境下,“法”可引申为一种疾病的治疗规范。因此,“一方二法”的原意应为“一种药方可成为多种疾病的治疗规范”,是为朴素的辨证论治思想。

1.3 医家注解

《伤寒论》成书以来,注家尤多,但对“一方二法”之诠释往往未尽如意,或避而不谈,或浅尝辄止。然而,若细究历代医家对于 174,175 条的注解,不难发现,各家之注多关注于两条条文涉及的桂枝附子汤、去桂加白术汤、甘草附子汤三方,见表 5。陈修园认为,“要知此节,桂枝附子汤是从外驱邪之表剂,去桂加白术汤是从内撤邪之里剂,下节甘草附子汤是通行内外之表里剂也”^[13]。三者一言风湿相搏于外,以桂枝附子汤治之;一言风湿相搏于内,以去桂加白术汤主之;又言风湿相搏于表里,以甘草附子汤治之。三方主病相同,兼证不同,药味加减变化,以此造就“一方二法”的经典范例,故后世将三者称为“风湿三方”。

表 5 风湿三方用药比较

方名	桂枝	附子	生姜	大枣	甘草	白术
桂枝附子汤	四两	三枚	二两	十二枚	二两	-
去桂加白术汤	-	三枚	三两	十二枚	二两	四两
甘草附子汤	四两	二枚	-	-	二两	二两

对于 174,175 条,不同医家虽不约而同将目光聚于风湿三方的运用,但其就“一方二法”的观点不尽相同。尤在泾认为,“一方二法”为“避虚就实之法”,“故于前方去桂枝之辛散,加白术之苦燥,合附子之大力健行者,于以并走皮肉而逐水气”^[16]。柯韵伯称“一方二法”实为“一方三法”,即通行三焦之法,因而认为“世以仲景方法分两动称一百一十三方,三百九十七法,不知从何处而起”^[17]。张志聪则将“一方二法”简单理解为“一法去桂加术,一法加术更加桂四两”的加减之法^[18]。

综上所述,将“法”理解为“一种疾病的治疗规范”具有一定合理性。尽管各医家对“一方二法”的内涵外延理解有别,但其“法随证变,方从法出”的核心思想并未改变,即用药是在基本组方结构(一方)不变的基础上随证变化(二法)。此处“一方二法”之“二”为虚指,“法”之变换源于证之不同,“一方二法”实为仲景“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思想的重要体现。

2 “一方二法”的指导价值

2.1 深入探究思想,挖掘学术价值

目前对于“一方二法”思想的研究已不再局限于条文本身,而是从更宏观的角度对“一方二法”进行深

入的探讨,“一方二法”的内涵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仲景学术思想的面貌得以初步展现。

“一方二法”被后世概括为药物组成或基本组方结构相同,但因剂量、煎服法及药味加减不同,治疗作用有所差异的思想^[19]。变化之因源于邪之深浅、正邪之盛衰及兼证之不同^[20],如抵当一方改汤为丸,峻药缓图,是为其意。故尤在泾评价“此其人必有不可不攻,而又不可峻攻之势”^[16]。变化之果表现为主证相同,则药味加减以适病之变化;方药组成相同,剂型不同则缓急有异,剂量不同则功效有别,煎服有别而作用相殊,见表 6^[19,21~24]。刘渡舟认为调胃承气汤“一方而具两法”^[25],“少少温服之”以调和胃燥,“温顿服之”以泻下通便,是为“一方二法”变化之体现。

此外,尚有学者对“一方二法”进行了狭义的理解,将其内涵中药物相同,剂量变化之法归纳为“药鼎方”的范畴,即将三个单味药配伍的方剂作为除药对以外的最小单位,如小承气汤、厚朴三物汤、厚朴大黄汤中的大黄-厚朴-枳实即属于此^[26,27]。三方实为名异而方同,唯剂量有别,君臣佐使配伍不一,故而主治功效大相径庭。“药鼎方”的见解虽局限于三药之间的剂量变化,但不失为一种具体研究“一方二法”价值的思路与手段,对“药鼎方”的相关研究或许能够为理解“一方二法”思想,体悟仲景“辨证论治”之精髓提供重要的现实参考。

表 6 “一方二法”应用总结

“一方二法”之变	具体方剂
剂型不同	1. 抵当汤与抵当丸 2. 人参汤与理中丸 3. 大陷胸汤与大陷胸丸 4. 半夏散及汤
剂量不同	1. 桂枝汤、桂枝加桂汤、桂枝加芍药汤 2. 桂枝附子汤与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 3. 桂麻各半汤与桂二麻一汤 4. 小承气汤、厚朴三物汤、厚朴大黄汤
煎煮法不同	1. 麻沸汤渍法:大黄黄连泻心汤 2. 去滓再煎法:半夏泻心汤 3. 分煎合服法:附子泻心汤 4. 后下人煎法:桂枝人参汤 5. 其他:煎煮时间不同、溶剂不同等
服用法不同	1. 桂枝汤:温覆啜粥与“小和之” 2. 小承气汤:“以水四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二服”“少与小承气汤”“因与承气汤一升,腹中转气者,更服一升” 3. 调胃承气汤:“少少温服之”与“温顿服之” 4. 十枣汤:“强人服一钱匕,羸人服半钱” 5. 三物白散:“强人半钱七,羸者减之”
主证相同,药味加减	1. 风湿三方:桂枝附子汤、去桂加白术汤、甘草附子汤 2. 或然证:小柴胡汤、小青龙汤、真武汤、四逆散、通脉四逆汤

2.2 提升临床思维, 指导临床实践

徐灵胎有言:“欲用古方, 必先审病者所患之证相合, 然后施用, 否则必须加减, 无可加减, 则另择一方”^[28]。即所谓执方用药不可囿于成方, “观其脉证, 知犯何逆, 随证治之”方为正途。然临证之时, 变化尤多, 往往顾此失彼, 难求两全。“一方二法”作为仲景思想的生动诠释, 为医者临证处方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与方法。

如就方不变而药量变一法, 全小林认为大黄小量引经, 中量泄热泻浊, 大量急下通腑, 在治疗腹胀便秘之症时, 强调“胃胀者以枳实为君; 小腹胀者, 以厚朴为君; 便秘者, 以大黄为君”^[29]。再如方不变, 而煎服法变, 江松平以麦门冬汤加味佐以加米浓煎以舌舔服之法治疗噎膈^[30]; 梅国强则就服用时间的经验加以总结, 如柴芩温胆汤可于临卧前 2 小时服用以治失眠^[31]。江松平同样对剂型变化深有体会, 常以汤方治急, 而辅以原方制成蜜丸或膏方善后^[32]。主方相同, 药味加减是为常法, 故不在此加以讨论。

“一方二法”在临床实践中屡有运用, 效果显著, 不但是对仲景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也为未来的中医临床实践提供了宝贵的思想与方法。“一方二法”思想强调变与不变, 并非仅仅局限于辨证选方, 更包含了诸多加减运用之法。其强调在辨证施治的基础上灵活使用药物, 旨在为处方提供更加精准的指向性和有效的治疗^[33]。国医大师路志正认为, 药贵精专, 最忌庞杂, 量不在大而在恰中病机。仲景处方用药精当, 疗效显著, 是临床用方的重要参考。然而经方往往方专而力宏, 为医者临证选择带来一定困难。“一方二法”拓宽了经方的应用思路, 就仲景处方用药的思维进行了深入的诠释与探索, 正为广大医者研究仲景思想, 提高辨证能力, 增强临床疗效提供了绝佳指导。“一方二法”思想或能为经方的临床应用打开新的大门。

2.3 拓展研究思路, 指导机制揭示

在“一方二法”思想的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不断丰富的前提下, 以现代化手段揭示仲景学术思想背后的规律已成为当今学者共同面临的挑战。以药物相同, 剂量变化为例, 《千金方衍义》^[32]认为大黄 - 厚朴 - 枳实三药“此即小承气汤, 以大黄多, 遂名厚朴大黄汤; 若厚朴多, 即名厚朴三物汤”, 后世又将三方合称为“小承气类方”^[33]。小承气类方基于仲景“一方二法”思想, 用量不同, 主治各异, 在临床中发挥着不同价值, 见表 7。三方的独特之处吸引着不同学者对其进行探讨和研究。刘静瑛等认为“三方指向性不同”, 小承气汤直下而行, 泻下荡积; 厚朴三物汤横向宽中, 后下大黄以通利; 厚朴大黄汤行气荡邪为主^[34]。三方泻热与导滞药物比例不同, 方剂发挥的作用趋势可能有所差异。

表 7 小承气汤类方用药比较

方名	厚朴	枳实	大黄	特点
小承气汤	二两	三枚	四两	泻下为主, 理气为辅
厚朴三物汤	八两	五枚	四两	行气为主, 泻下为辅
厚朴大黄汤	一尺	四枚	六两	理气逐饮

高效液相色谱(HPLC)技术具有快速、高分辨率的优势, 是实时在线分离和表征化合物有效成分的重要工具^[35], 被用于明确小承气类方效应差异的物质基础。基于 HPLC 技术, 小承气汤类方共有 18 种化学成分被鉴定, 其中蒽醌类、木脂素类和黄酮类成分含量三方有一定差别, 小承气汤中蒽醌类和黄酮类成分含量最多, 厚朴三物汤中木脂素类成分最多^[33, 36], 这提示三方的作用差异可能与其主要效应成分密切相关。

有研究表明, 小承气汤泻下作用较强, 厚朴三物汤理气效果较好, 厚朴大黄汤止咳化痰作用明显^[37]。无独有偶, 有学者对同一种疾病下三方的效应差异进行了比较。在阳明腑实证下, 厚朴三物汤改善大鼠胃肠动力功能紊乱方面疗效最佳^[38], 而小承气汤的退热效果较好^[36], 这恰恰与三方用药差异相吻合。

从直观来看, 小承气类方的药物完全相同, 若三方实为一方, 仲景辨证论治的思想则无从谈起。近年的研究关注到小承气类方的药物相同, 剂量变化的独特之处, 从成分分析和药效学的角度出发, 对三方进行了探讨, 企图通过科学手段对小承气类方的差异做出合理解释。上述实验虽未提及“一方二法”思想, 但其研究思路及方法目的却未离“一方二法”的本质。

小承气类方的相关研究从理论探讨走向其背后的机制探索, 可以认为, 三方实为一方的变化之法, 即“一方化三方”^[39], 既是“一方二法”思想的体现, 又为后世研究提供思想启迪。在此基础上, 经方的研究思路得以进一步拓展, 一方面, “一方二法”及其相关研究对现今中药多关注成分而忽视量与配伍的误区做出了有力回应; 另一方面, 仲景著作中涉及的多种特殊煎服变化之法也值得后世学者去进一步挖掘其现代价值。“一方二法”思想为经方现代化研究建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方向指引。

3 讨论

“一方二法”思想源于《伤寒论》, 是仲景“观其脉证, 知犯何逆, 随证治之”的体现, 其内涵随时代的发展在不断的深入与完善。细细究之, “一方二法”含义的拓展与延伸存在其必然性。在千百年的临床实践中, 仲景辨证论治的思想深入人心, 法随证变, 以法统方已逐渐成为临证用药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 “一方二法”思想则成为体悟和学习仲景用药规律的重要立足点。“一方二法”思想并非简单的量效关系或随证加减, 也非没有实践价值的无源之水, 而是一种切实可行

的完善的组方用药规律,是仲景辨证论治的核心与精髓。因此,深入探讨“一方二法”思想,体悟仲景用药的变与不变,对当今理论研究及临床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也为拓展经方应用范围,揭示效应机制,提高临床疗效,促进中医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 [1] 刘渡舟. 伤寒论校注[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1: 137.
- [2] 张仲景. 金匱要略经[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5: 41.
- [3] 李顺保. 伤寒论版本大全[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1: 299.
- [4] 钱新艳. 《伤寒论》版本源流概述[J]. 医学食疗与健康, 2020, 18(7): 201.
- [5] 张仲景. 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M]. 罗哲初, 手抄版.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60: 48.
- [6] 李青伟, 林铁群, 杨映映, 等. 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源流及真伪之辨[J]. 安徽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0, 39(2): 18.
- [7] 钱沛涵, 钱超尘, 杨东方. 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伪本新证[J]. 中医文献杂志, 2021, 39(3): 1.
- [8] 钱超尘. 《伤寒论》版本演变传承一览表解说[J]. 河南中医, 2011, 31(8): 825.
- [9] 林大勇, 曲道炜, 李斌. 论厥阴病“食则吐蛔”之“蛔”字为衍文[J]. 江苏中医药, 2011, 43(1): 76.
- [10] 李瑾, 段博元, 石秀琰, 等. 基于诠释学《伤寒论》“蓄血”的内涵研究[J]. 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3, 37(5): 73.
- [11] 徐时仪. 训诂阐释的传承、特点及开拓[J]. 东南学术, 2024, (1): 195.
- [12] 张江. 训诂与阐释——阐释学体系建构讨论[J]. 社会科学战线, 2022(5): 148.
- [13]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470.
- [14] 张玉书. 康熙字典[M]. 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2: 563.
- [15] 林蕙光. 陈修园医学全书[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9: 369.
- [16] 尤在泾. 伤寒贯珠集[M]. 上海: 上海卫生出版社, 1956: 48.
- [17] 柯琴. 伤寒来苏集[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6: 72.
- [18] 张隐庵. 伤寒论集注[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9: 102.
- [19] 张鑫雷, 曹鹏, 郭梦莹, 等. 《伤寒杂病论》“一方两法”思想探究[J]. 世界中医药, 2019, 14(3): 645.
- [20] 李心机. 《伤寒论》一方两法探[J]. 山东中医学院学报, 1995, 19(2): 96.
- [21] 罗影, 江松平. 《伤寒论》“一方二法”思想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J]. 江苏中医药, 2017, 49(8): 61.
- [22] 江松平. “一方二法”在《伤寒论》中的应用浅析[J]. 浙江中医杂志, 2008, 43(7): 386.
- [23] 包雨晴, 凌云, 石银龙, 等. 不同浸渍条件下大黄连泻心汤对大鼠胃溃疡的疗效及胃组织 PGE₂ 含量的影响[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8, 33(1): 291.
- [24] 陈宝明, 刘渡舟. 《伤寒论》方药煎服法及其意义[J]. 国医论坛, 1998(2): 6.
- [25] 刘渡舟. 伤寒论讲稿[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 208.
- [26] 卢丹, 张萌, 张岩, 等. 大黄一枳实—厚朴不同配比对阳明病发热大鼠的退热作用及机制研究[J].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3, 35(6): 1047.
- [27] 白娟. 药鼎方枳实—厚朴—大黄及其药对挥发性成分谱的研究[D]. 中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2.
- [28] 徐灵胎. 医学源流论[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8: 39.
- [29] 朱葛馨, 周强. 全小林运用大黄经验[J]. 辽宁中医杂志, 2013, 40(10): 1988.
- [30] 张智华, 朱庭秆, 郭淑允, 等. 梅国强应用“一方二法”经验[J]. 湖北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4, 26(1): 109.
- [31] 张静远, 倪卫东, 凌云, 等. 《伤寒论》量辨思维探赜[J].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9, 35(3): 245.
- [32] 张璐. 千金方衍义[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5: 394.
- [33] 陈立. 小承气汤类方物质基础、药效学和药代动力学比较研究[D]. 中国中医科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2015.
- [34] 刘静瑛, 刘健. 从小承气汤、厚朴三物汤、厚朴大黄汤探讨方药指向性[J]. 国医论坛, 2021, 36(4): 3.
- [35] Honour J W. High -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for hormone assay[J]. Methods Mol Biol, 2006, 324: 25.
- [36] 陈立, 李涛, 王彦礼, 等. 小承气汤、厚朴三物汤及厚朴大黄汤中蒽醌类、木脂素类和黄酮类成分含量测定[J]. 药学学报, 2015, 50(7): 887.
- [37] 寇俊萍, 严永清. 小承气汤、厚朴大黄汤及厚朴三物汤药理作用[J]. 中成药, 2004, 26(1): 59.
- [38] 王璐颖, 张萌, 焦圣华, 等. 小承气汤、厚朴三物汤、厚朴大黄汤对阳明腑实证模型大鼠胃肠动力的影响[J].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9, 36(1): 94.
- [39] 刘汉东, 范秀华. 从小承气汤一方多法论张仲景用药的机圆法活[J]. 辽宁中医杂志, 2006, 33(4): 417.

(责任编辑:吴慧康)